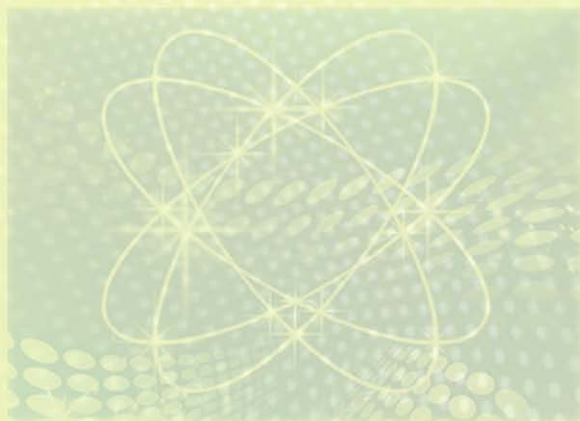


红楼梦 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4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5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64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77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88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96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602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61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62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629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636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46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5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663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75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8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9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707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71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72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73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740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750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759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769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78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786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96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80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811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818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825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834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842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852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859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67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879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886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893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899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909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915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923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930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936
第一〇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943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950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959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969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977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985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993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1001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1007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进慈柩故乡全孝道	1015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1023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1031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040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05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① 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听了这小么儿一席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钁子盖^②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这小厮且不推门，且拉着，笑说：“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熏鸡^③似的，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的，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

小厮笑道：“哎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线，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线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

① 投鼠忌器——喻做事有所顾忌，不敢放手。

② 钁子盖——旧时儿童留头发的一种样式，四围剃去，中留短发，犹如马桶盖。

③ 熏（lí）鸡——鸟名，通体黑色，身短尾长，凶猛善斗；尤其在孵卵期，若受侵犯，必以死相搏。

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儿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浑噁！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①。姑娘们先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莲花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不要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买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②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

① 浇头——浇在菜肴上用作调味和点缀的汁子，或指加在盛好的主食上的菜肴。

② 水牌——暂时记写、又可随时擦去的白漆木牌。

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菜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又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去，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忙吩咐小丫头子：“在这里伺候，倘或姑娘叫着，便答应一声，说我就来，不必提此事。”一面说着，便带了两个小丫头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搅。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误听了那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方将气劝的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蒸出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碗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中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时。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

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来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知你扯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当我先出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儿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话我没听见，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搜。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先找着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

五儿吓的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明日问问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开，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①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报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笑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睡又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无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是这个原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应了，玉钏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

① 顶缸——代人受过的意思。

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唬他们玩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件阴鹭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淘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业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益，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我是这里来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妨，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你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这是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好人。”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了好人，我说了罢，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给环哥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里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且除了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么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

了。要拿什么，好歹奈到太太到家，那怕连这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方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候多时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儿一早押了他来，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认识。高高的孤拐^①，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业障要什么来，偏这两个业障怙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儿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

^① 孤拐——这里指颧骨。旧时迷信，认为女人颧骨高是克夫之相，故称作“孤拐”。

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①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说道：“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没的又怏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②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之孝家的便将柳家的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与他：“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子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① 挂误——封建社会官吏因受牵连或办错事而被处分撤职叫“挂误”。

② 芍药裯——用芍药的落花当褥子。聚落花为裯，是旧时的名士作风。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诘出来，每日捏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的脸上摔了去，说：“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他，我再到这个也没趣。”彩云见如此，急的罚神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真。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间在被里暗哭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①，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命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等。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②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③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姊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复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祀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

① 供尖儿——指供品的顶端部分。以其馈人，以示祝福。

② 波斯国——古国名，即今伊朗。

③ 放堂——旧时施主在寺庙中普遍布施僧众以期消灾得福，叫放堂。

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嬷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歇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了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赶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外间门旁安了坐，让他坐。平儿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宝玉也忙还跪，袭人连忙搀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

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儿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儿是姐姐的芳诞。”平儿赶着也还了礼。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份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的，初九日是琏二哥哥了。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就只是不是咱们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记的。”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

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职分，可吵闹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今儿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才过的去。”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众人都笑了。

探春因说道：“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极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帐，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原来今儿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慌的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要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

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纵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里头有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子，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素云、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了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已请过来了，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赏给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①。众人都笑：“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觉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姨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还自在。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妈捶腿，要茶要水别误了。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妈吃不了就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

① 筵开玳瑁、褥设芙蓉——犹言开玳瑁之筵，设芙蓉之褥。形容筵席的珍贵和铺设的华丽。玳瑁：龟类动物，甲壳可作酒器或装饰品，甚名贵。

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围坐。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这里没人要听那些野话，厅上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与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又有说行那个令好。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全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即拿了一副笔砚花笺。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座说：“我写。”大家想了一回，共得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写了，搓成阄儿，放在一个瓶中。探春便命平儿拣，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拈了一个出来，打开看，上写着“射覆”^①二字。

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又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个。”说着又着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②。史湘云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划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便灌湘云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从琴妹掷起，挨下掷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

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一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③，若说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

① 射覆——射：猜。覆：遮盖；隐藏。射覆：原为古时的一种猜谜游戏，用碗盆等把某物遮盖起来，猜中者胜。后来也作为酒令的一种，如这里覆者先用诗文、成语、典故等隐寓某一事物，射者猜度，用也隐寓该事物的另一诗文、成语、典故等揭秘底，若射者猜不出或猜错以及覆者误判射者的猜度时，都要罚酒。

② 拇战——行酒令的一种，也叫豁拳，划拳。

③ 室内生春——这里指所射覆的谜底只限于本室的事物。生春：喻想得新巧，妙趣横生，又含有吉利的意思。

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①的“圃”字。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②。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闹的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覆了一个“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的很。”探春笑道：“添一字，两覆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射着他是用“鸡窗”^③“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④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尤氏赢了鸳鸯，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⑤上有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⑥

说的大家笑了，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

① 吾不如老圃(pǔ普)——见《论语·子路》。圃：种植菜蔬花果的园地。老圃：老菜农。

② “药”字——可能是指包括“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在内的“芍药栏”。

③ 鸡窗——指书室。传说晋代兖州刺史宋处宗得一长鸣鸡，经常放在窗边，鸡忽然会说人话，同处宗终日交谈，处宗因而学问大进，后人遂用鸡窗代称书室。

④ 鸡栖于埘——见《诗·王风·君子于役》。埘(shí时)：凿在墙壁上的鸡窝。

⑤ 时宪书——即历书。

⑥ “落霞……鸿雁来宾”一段——“落霞”句：见唐代王勃《滕王阁序》。鹜(wù务)：野鸭。“风急”句：或系对宋代陆游《寒夕》诗中的“风急江天无过雁”句的误记。

“折足雁”：骨牌副儿名。“九回肠”：曲牌名。“鸿雁来宾”：《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旧时历书引此语作为秋季的标志。